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

八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

宋 蘇軾 撰

尺牘七十九首

荅周開祖二首

湖州

久別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
乍寒起居住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
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
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怍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殞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句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閼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忤比日起居何如後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荅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教知徑赴治實增悵惘
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
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
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瞻格老覽之令
人亶亶忘倦非大手筆未及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為

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
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即遂
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邀從
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

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住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叠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尊
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須面授其秘也并硯不一

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衮衮未遑上
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
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況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
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吾兄
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無惜惠
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日履茲霜
候起居佳勝未緣叅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區區

與樂推官

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數
日起居住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此區
區

荅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
為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
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
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

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秀者陽翟人
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
否子中殊少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
自重

荅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
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
凡百粗遣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

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

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
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
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
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
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楯則舟
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

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
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
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
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
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
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

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荅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

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荅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
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
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殊殛想亦大善
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困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
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
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荅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竒拙
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
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
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荅計已獲罪左
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中實無他
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
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

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閒廢百事不舉但慙忤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

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荅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
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
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
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

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上感愧
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即諸
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
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石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
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
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住

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
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
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
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
季常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使
齋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證
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為國鑄造藥力
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
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
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
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
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

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長為帶來
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
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但不
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旅結戀之懷

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
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呵呵示諭
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
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
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
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

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為深慮之仍且密之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為愧悚真所謂醉時

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荅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為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荅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

聞茶臼更留作樣幾日近日新闢甚多篇篇皆奇遲公
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
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畢陶
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
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
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畏帽奉謁他必自
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亶書已附去
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
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
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

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
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
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畊漁樵真有餘樂承
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
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
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

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竒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佳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某再拜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慚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忤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為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論也近有李明

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頗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為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
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
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
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
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佳
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
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
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
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
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
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
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
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荅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
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
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然足慰
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
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

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為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

金
卷八十
會合慰此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
愧灼不可言也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
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荅教也所要先丈哀詞去歲因
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
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
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
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
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
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卧病
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

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
一切罷矣荷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
萬萬為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
一見慰幸多矣衝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獲面既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

即面呈

又

違濶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
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
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嘿為樂耳乍遠萬乞
為國自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

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
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
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
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
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
喪死之日囊橐磬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

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
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又

特承寄惠竒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
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異日
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言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
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
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

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獲索涼州凜然有水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

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
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昨日
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
十扇皆遍筆迹粗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人便寄去
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
來所見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
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
厚小詩五絕乞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
切痛割難堪柰何柰何情愛著人如繭膠油膩急手解
雪尚為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

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
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慢傳
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為
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
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
平日妄念雖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

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
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
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會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
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硯
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俯仰一
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
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
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已
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反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

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
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久不得貢父
翁書因家信略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乃示甚
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
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
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

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
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
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
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
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叠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嘆文辭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游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造辱車騎寵存感忤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
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
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荅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
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
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荅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
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
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鷥者則恐未
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
象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
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
缺口鑷子者
取一毛不拔
恐未常
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
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
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
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
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覩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
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
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
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
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
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
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荅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姝來領手教感愧無
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
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
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小大更
不覩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住佳勝甚欲詣
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
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
本學之外又通星厯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
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咽吾親孝誠深篤
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仰慰堂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八十

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東坡全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三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

宋 蘇軾 撰

尺牘八十六首

與楊元素八首

黃州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
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
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為
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
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嗇則
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忽忽別去至今不
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
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

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
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閒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
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
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却為公
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

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為謝適冗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啟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為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
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竒方承錄示感戴不可
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
廣竒聞以為閒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
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
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菓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
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
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
享成熟知幸知幸近荅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
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呵呵凡
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

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來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
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五六十里
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
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
為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浼亂尊聽負
荆不了也

荅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

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周思深妙有意
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
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
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為報
但藏之中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
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

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
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寫其彷彿
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託
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口落
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
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

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憎當為公作
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
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伺駕耶老兄
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
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
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

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
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
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
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
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
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

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竒物常典錢
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
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簾杜門絕客貧親
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
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竒物老弟近年視之
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

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
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
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遊皆便也弟
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
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
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

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
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
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
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
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
東坡雪堂種蔬接菓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一笑

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
書各為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
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精作薑豉
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
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
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
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
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
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
每見一郢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
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
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
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
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

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荅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喻也自惟潦倒
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
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
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恃有良藥乎未
脫罪籍身非吾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
畢此意也

荅寶月禪師三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
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
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
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
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
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

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
信建茶一角子勿逐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
行奉啟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
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
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
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

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覩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荅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荅

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
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
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
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
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
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
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
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瀆藤旣
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
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

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
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為交游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
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
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
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得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

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住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
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
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
患願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荅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濶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

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吊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知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
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
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
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
私亦欲耳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
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
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

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
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
曲為之此興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
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想
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為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住佳勝風雨如此淮浪
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
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
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趣得十五日上否
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餘萬萬
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
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為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閒軒簞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得見斯人乎僕亦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荅程彛仲推官二首

濶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吾兄不忘疇
昔時枉遠書感恠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
紙所寄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
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
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

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
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饑聊發千里
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荅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
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
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住勝食已本欲奉謁適
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
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脩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
切惟起居住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

亦無乃浹旬蔬食耶一喙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
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
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
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
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
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
得一望其履幕慨嘆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
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
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
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為
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夫遠
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
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荅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年
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
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
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
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
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
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
惠及奇哉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住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及
山中圖刻欲令有所記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
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
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
脫纓絆一聞咲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住勝竒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
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

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
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

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
行計決矣見已討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
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
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
計公聞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
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
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
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傳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人初
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
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
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笑也某蒙恩
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復到汝
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惟萬萬
順候自重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
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咏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
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
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
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遭回然久困資用殆
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
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佳
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
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
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汝郡
務簡儒師清閒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
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中
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聲教但
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
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
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
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廬如何如何某
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携家入山決
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太虛

已去知之

荅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
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
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
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荅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
故未緣徃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
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
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卑末送
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
來相見出舩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
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
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
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
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
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斛終君之世者便
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

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

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

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秦

乞居常見郎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却

老妳二姨

子由乾
妳也

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

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

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
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
榜未敢馳荷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
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為
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覩縷惟千萬保
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知法體安穩
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徃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
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
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還南也
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
棲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
何如拙詩一首聊以寄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
怍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
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
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
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荅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
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
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

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

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
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
後誰復出我于溝壑者歸畊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者
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
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
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

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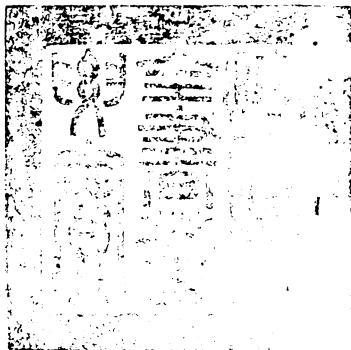
荅靈鷲導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
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
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叠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
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膳錄貢生臣張健